



請說

如何拆穿

濟南出版社

如何拆穿说谎

〔美〕 保罗·艾克曼 著

郝 军 译

济南出版社

1989年·济南

如何拆穿说谎

【美】保罗·艾克曼 著

郝 军 译

●
济南出版社出版

(济南市经二路182号)

济南市北园印刷二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00千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2次印刷

ISBN7—80572—014—2

C·1 定价：2.95元

序 言

我十分感谢美国国家心理健康协会临床研究部门的协助，从1963年到1981年，该协会一直支持我在口语以外沟通方式上的研究，过去20年来，该协会的科学研究奖助计划支持我的研究发展，我写这本书，也多亏了这个科学研究奖助金。另外，我要感谢古根汉基金会和麦克阿瑟基金会的支助，这本书第四、第五两章的研究，就是由前述基金会的支助完成的。瓜里士·福瑞生对这些研究成果的贡献也极大，我和福瑞生同事长达20余年，这本书中许多想法，都是20年来我们俩谈话中所产生的。

我还得感谢汤京斯，他是我的朋友、同事、老师，汤京斯鼓励我写这本书，并且对我的手稿有颇多评论和建议。有许多朋友，从不同的角度阅读了我的手稿，从这些朋友的评论中，我得益良多。这些朋友包括：布劳，是位医生；卡森，是位小说家；穆勒尼，是位已退休的联邦调查局探员；皮卡斯，是位活跃的政治家；翁土坦，是位心理学家；威廉士，是位营业顾问。我的妻子玛莘是首先阅读本书的人，她有耐心而且评论得很有创意。

本书中的许多观念，我都和高夫曼讨论过，高夫曼也很热衷于研究这个主题，但却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我们俩的观点互相对应，而且也不矛盾，这是很令人高兴的。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我还没能把本书草稿送给高夫曼看，他便去世

了。要不然的话，高夫曼的评论一定会对我很有帮助。高夫曼的不幸去世，对我们都是一大损失，现在我只能在心中沉思默想我们俩无法进行的讨论了。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谎话、漏洞、欺骗的迹象	(11)
第三章	为什么谎话不能取信于人	(29)
第四章	从言辞、音调、身体姿势中察觉欺骗	(69)
第五章	欺骗时的脸部迹象	(113)
第六章	危险和预防	(150)
第七章	以测谎器察知谎话	(180)
第八章	查证谎话	(229)
第九章	结束语	(268)
第十章	附录、图表	(274)

第一章 引言

1938年9月15日，有史以来最恶名昭著、最令人深恶痛绝的欺诈发生了。那一天，纳粹德国的总理希特勒和英国首相张伯伦头一次会晤。全世界都在关切事件的发展，大家知道，要想避免另一次世界大战，这可能是最后的希望了。

（就在半年之前，希特勒挥军直入奥地利，并吞了这个国家。英、法两国只在口头上抗议，而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9月12日，也就是希特勒和张伯伦会晤的前3天，希特勒要求合并捷克一部分领土，并且在捷克境内掀起动乱。希特勒已经暗中动员德国军队，准备入侵捷克，但是要到9月底，德军才能准备就绪。

如果希特勒能阻止捷克动员军队，延缓几个星期，希特勒就能占有优势，出其不意发动突击。为了争取时间，希特勒得敷衍张伯伦，他对德国的作战计划绝口不提，并且保证，只要捷克同意德国的要求，便能永保和平。张伯伦果然中计，劝告捷克把握机会和希特勒谈判，不要引起战争。张伯伦和希特勒结束会谈之后，张伯伦写信给他妹妹，信中提到：“……尽管希特勒态度强硬而刚戾，我认为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的为人，我的印象是，希特勒的保证是可靠的……”过了5天，张伯伦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说。有人怀疑希特勒是不是说话算话，张伯伦就为自己的政策辩护。张伯伦解释，亲自和希特勒会谈之后，他可以确信，希特勒会

“遵守承诺”的。

15年前，我开始研究说谎，那时我并不知道我的研究工作会牵扯到这个历史上的欺诈事件。当时我认为，这个研究只对精神病医生有用。刚开始时，我教导那些精神病医生，告诉他们我的研究成果，让他们知道脸部表情是举世一致的，但是各种文化有不同的手势表达方式。于是有精神病医生问道，这些口语以外的表达方式，会不会透露出精神病患者在说谎？通常这并不是个问题，但是有些病人是因为试图自杀而送入医院的。这时问题就出现了，有时病人会说，已经觉得好多了，可是医生都怕受骗，要是这些病人离开医院，又企图自杀，那该怎么办？这是医生担心的事，与切身有关。由此也叫人联想到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人与人沟通时，即使在心烦意乱的情况下，能不能把表达方式运用自如？或者，口语以外的行为会不会透露出本来想隐瞒的事情？

我仔细观察病人和医生面谈时所拍下的纪录影片，想从中找个说谎的例子。原先，我拍下这些影片是另有目的的，那就是想找出某些表情和手势，来诊断精神病的种类，是不是很严重，我相信这是很有帮助的。现在因为我专注于研究说谎，就发现在许多影片中，都有说谎的迹象。但是，问题在于怎样才能确定？只有一个病例中，毫无疑问地病人是在说谎，因为后来病人自己承认了。

玛莉是个家庭主妇，年龄42岁，试图自杀有3次之多，病情很严重。有一次玛莉吞服了大量安眠药，凑巧被人发现，否则真会丧命。许多妇女在更年期时都感到沮丧不安，玛莉的情形也一样。玛莉的子女都已经长大了，不再需

要照顾，玛莉的丈夫全神贯注于事业，玛莉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用。渐渐地，玛莉无法再处理家务，经常失眠，大半天时间都一个人坐着哭泣，于是终于进了精神病院。进了医院之后，头3个星期玛莉接受治疗并且服用药物，反应也十分良好，态度明朗多了，不再提起要自杀。有一次玛莉和医生面谈时，玛莉说已经觉得好多了，并希望能给她一个周末的假期。但是，后来她又承认撒谎，仍然不顾一切地想自杀。玛莉接着又在医院中待了3个月，病况才真正好转，不过，一年之后又有一次短暂的恶化。后来，玛莉终于病愈出院，几年来一直过得很好。

刚才提到的这种欺骗，使大多数年资较浅的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上当，我把影片放给这些专业人员看，甚至许多老练的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都受骗了。我们花了许多时间来研究这段影片，放映了一遍又一遍，从影片的慢动作中，细察每一个手势和表情，想找出欺骗的迹象。医生问起玛莉未来的计划时，玛莉停顿了一下才回答，这时我们从影片慢动作中发现玛莉面部表情一刹那间显得很失望，但是这表情一下子就消逝了，所以头几次观察影片时，我们都忽略了这表情。现在我们认为，从这些短暂细微的表情中，可以发掘出隐藏的情绪。于是我们继续搜寻，发现了许多这类例子，一般而言，都是以短暂的微笑来作为掩饰。玛莉告诉医生，一切问题都处理得很好，但有时候玛莉会稍微耸一耸肩，并不是真正的耸肩，只是稍微耸了一下。玛莉的一只手会稍微旋转一下，或者两手都不动，而一边肩膀会短暂地耸一下。

我们认为，也看到了其他口语以外的欺骗迹象，但是我

们还无法确定，那是我们想象的呢，还是真的发现了？如果你知道某人会说谎，那么即使是他最无辜的行为，也会显得可疑。要证实我们的发现，就得运用客观的方法，而不要先假定某人是否在说谎。同时，我们还得研究许多人的案例，这样才能确定，我们找到的欺骗迹象，并不是某个人特有的习惯。倘若某人说谎的迹象也发生在其他说谎者身上，那么要辩识出某人是否说谎，就容易多了。但是，说谎的迹象可^{实验}能因人而异，我们发现了玛莉说谎之后，就设计了一种实验模式，在这个实验中，我们要研究的人会有强烈的动机来掩饰强烈的、恶劣的情绪，这一切就发生在要说谎的时候。我们让参加实验的人观赏一部令人不安的电影，电影是有关于血淋淋的外科手术景象，我们另外安排了一位访问者，接受实验的人必须掩饰真正的感觉——沮丧、痛苦、混乱——来让这位访问者相信，他们正在观赏一部有关美丽花卉的电影。当然，这位访问者是看不到电影的。（我们研究的成果，在第四、第五两章中有详细的叙述。）

不到一年，便有些人开始找我帮忙，这些人对于不同的谎言有兴趣，这时候我们仍然在实验的开始阶段。有人问起，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能不能用来查出可能替外国当间谍的美国人？这些年来，我们发现了不少说谎时行为上的迹象，这些发现都刊登在科学杂志上，于是各方来查询的人大为增加。有人问起，能不能训练内阁成员的安全人员，好让安全人员能从别人的脚步或姿势中找出计划暗杀行动的恐怖分子？可不可以教导联邦调查局来训练警察，这样警察就能发现嫌疑犯是否在说谎。这类询问越来越多，我对这些问题也渐渐习以为常，到后来，有人问到我能否协助参加高

级会谈的领导人物发觉对手的谎言？琶翠丝·荷苔在参与银行抢劫案时被拍下照片，有人还问我，能不能从照片中看出她是自愿呢？还是被迫抢劫？过去5年来，世界各国人士都开始对我的研究发生兴趣。有两个和美国友好的国家派了代表来找我。我在苏俄演讲时，也有自称是“电气公司”负责侦查的官员找我请教问题。

我对这种发展并不觉得高兴，我怕研究成果会被人误用，不加考虑地接受，或应用得太过火。我觉得，大多数罪犯、政客或外交官欺骗时，并不一定会露出口语以外的迹象。这只是一种直觉，要是有人追根究底，我未必能解释得圆满。要想解释原因，我就得知道，为什么人在说谎时竟会犯错。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谎话都会露出马脚，有的人说谎说得天衣无缝。脸部表情做作得过久，难以引人注意的手势，音调短暂的转变，这些说谎时的行为迹象不一定每次都出现。要有明确的征象，我们才能证实某人是在说谎。但是话说回来，我也知道，说谎时是会有迹象的。就算是最坚定的骗子，也总会从行为中露出马脚。倘若你知道怎样的谎话能让人相信，怎样的谎话会令人起疑，如何找出欺骗的迹象，什么时候不值得一找，那么你就是了解谎话、骗子和能够识破谎话的人，也知道说谎与否的不同之处在什么地方了。

希特勒对张伯伦说的谎和玛莉对医生说的谎有其相同之处，这两个谎言都是严重的、可厌的欺诈，都会造成生命的丧失。他们都隐瞒了未来的计划，伪装出虚假的情绪来欺骗对方。但是这两个谎言之间却也有极大的不同之处，我们可以称希特勒是个自然的说谎高手，希特勒除了有天生的技巧之外，说谎也比玛莉要熟练得多。

希特勒说谎时还有个便利之处，那就是他要欺骗的对象张伯伦自己心甘情愿地上当。希特勒欺骗张伯伦，只要捷克答应德国的要求，重划两国边境，战争就可以避免。张伯伦希望希特勒说的是实话，所以就一厢情愿地受骗了。要不是这样，张伯伦就得承认他的妥协政策失败了，而且事实上也削弱了英国。顺便提起一件相关的事，政治学家芘丝棠分析军备竞赛的欺骗伎俩时指出，德国违反了1936年的英德海军协定，“……欺骗的一方和被骗的一方利害相关，不得不让错误继续下去，双方都得保持现状，不能让世人知道德国已经违反协定。希特勒知道英国害怕军备竞赛，就大加利用这点，趁机和英国签订了海军协定。在协定中，英国没和法国、意大利商量，就暗中修改了凡尔赛和约的规定，由于英国不愿再有军备竞赛，所以即使发现德国违反了新协定，也不敢声张。”

受骗的人常常没有注意到骗子所犯的错误，对于骗子暧昧的举动也视为理所当然，最后帮助骗子圆谎，只是为了避免拆穿谎言之后难堪的后果。丈夫发现了妻子有外遇，也装做不知情，要是拆穿了，就免不了戴绿头巾的耻辱，甚至导致离婚也说不定。尽管丈夫自己发现妻子不忠，也不愿张扬出来，等于是帮妻子欺骗，要是和妻子道出实情，就免不了要摊牌。只要丈夫不说出来，就仍然有一线希望——尽管希望并不大——也许是丈夫自己搞错了，妻子根本没有外遇。

并不是每一个受骗的人都是心甘情愿的。有时候，不注意谎话或助人圆谎，并不能得到什么好处；有时候，拆穿谎话能让人获得好处，而没有任何损失。在警察局负责侦询的人要是被骗了，那可是一大失误。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银

行放款人员，他们都必须能拆穿谎言，确定真实情况，才能把工作做得好。通常，受骗的人不论是被骗或是拆穿谎言都会有所得有所失。但是得失分量并非各占一半，而是有轻有重。玛莉的医生相信玛莉的谎话，并没有多大利害关系。如果玛莉病情好转，也许会归功于医生的医术高明。但是，即使玛莉并非真正病愈，医生也不会损失什么。医生的整个事业并不是单赖于玛莉的康复，若是医生拆穿了玛莉的谎话，他的诊断就可能有误，但是医生并未在大庭广众之间宣扬医术，答辩各方挑战。要是医生轻信玛莉的谎话，不会有损失，要是玛莉说的是实情，医生也不会得到太多报偿，利害相衡之下，是失大于得。但是张伯伦的情况就不同了。在¹938年，对张伯伦来说已经是时不我予。如果希特勒食言而肥，如果除了战争外，没有其他方法阻止希特勒的侵略，那么张伯伦的事业便完了。张伯伦原先以为是可以避免战争的，但战争却一触即发了。

张伯伦有相信希特勒的动机。除此以外，因为希特勒不需要隐瞒强烈的情绪，他的谎话也就比较能令人相信。一般而言，谎说成是因为想要隐瞒的情绪露出了端倪。情绪越是强烈，牵连的越是广泛，就越容易从举动上露出马脚而被人识破。心虚的感觉是说谎者的一大问题，心虚不仅会露出迹象，心虚的苦恼更会驱使说谎的人犯下错误，因而被人识破。但是，希特勒当然是不会感到心虚的，在希特勒的有生之年，英国在大战中击败了德国，是德国的一大耻辱，现在希特勒要对英国代表说谎，自然不会觉得心虚。这就跟玛莉的例子不一样了，希特勒和张伯伦的某些重大社会价值观并不相同，希特勒既不尊敬也不崇拜张伯伦。玛莉若想

说的谎使人相信，就必须掩饰强烈的情绪，玛莉觉得失望而痛苦，所以打算自杀，现在她必须抑制这些情绪。而且，玛莉喜欢那些医生，崇拜那些医生，并且知道医生只是希望帮助她。所以，玛莉向医生说谎一定会觉得内疚。

根据以上和其他一些原因，要发现欺骗时举动上的迹象的难易程度是因人而异的。要拆穿自杀病人或说谎者的谎言，要比拆穿外交人员或双重间谍的谎言容易多了。但这并不是说每一个外交官、罪犯或情报人员都是说谎的能手，他们也常常犯错误。我做了些分析，由此可以推测拆穿谎言和被騙上当的机率。我奉劝那些对揭发政治或罪犯谎言有兴趣的人，不要忽略了举动上的迹象，而要更加审慎，更要了解各方面的限度和机率。

虽然我找到了欺骗时举动迹象的证据，但是这些证据并非确切而实在的。我分析过人如何说谎，为什么会说谎，怎样状况下谎言会失效，这些状况和我从实验中所得到的证据不谋而合，而且也符合历史、小说中的纪录。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做过进一步的实验来确实证明这些理论，这些理论是否经得起批判，也还是未定之数。我最后决定，不要等到所有答案都收齐了才写这本书，因为有些一心要拆穿谎话、识破骗局的人已经等不及了。在得失悠关的情势下，已经有人应用口语以外的迹象来辨识谎言。有所谓的“专家”，其实对于各种证据和理论并不了解，却毛遂自荐地充任辨识谎言的服务，在选择陪审团和求职面试时提供意见。有人开始指导应用测谎器的警察和专业人员如何辨识口语以外的欺骗迹象。我看过这些训练人员所用的资料，几乎有一半是错误的。海关人员在特殊课程中受训，来辨识走私者

的迹象。有人告诉我，我的研究资料就应用在这种训练课程中，我一再询问，要求查阅这些训练资料，所得到的答复却是千篇一律：“不久我们便会送去给你。”我也不知道那些情报单位在做什么，他们的工作都是机密。6年前，国防部邀请我去解释我理论中的机率及可靠的程度如何。所以我知道，他们对这方面也很感兴趣。从那时候开始，便有谣言传说某种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也找到了一些人的名字，相信这些人可能参与这个工作。我写信给他们，可是大都没有回音，有些人回信中却说没办法透露任何事情。那些个“专家”进行自己的研究，没有大众的监督和科学界吹毛求疵的批评，便不会受到任何制约。对这一点，我十分担心。这本书会清楚地说明，我对于这种研究成效机率的观点，希望对那些“专家”和主持那个工作的人有所澄清。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只想告诉那些关切严重说谎的人真实的状况是怎样。我逐渐相信，发觉人们如何说谎，什么时候会说谎，如何说真话，什么时候说真话，会有助于了解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少有人会不说谎，每个人都可能欺骗。父母亲碰到有关性的事情，总会向小孩说谎，因为父母亲认为儿童还不到知道这类事情的时候。同样地，等到小孩长大成人，也会向父母亲隐瞒艳遇，因为父母亲不会了解这些事情。即使朋友间也会说谎，最要好的朋友也不会告诉你他们在说谎。老师和学生，医生和病人，丈夫和妻子，证人和陪审团，律师和当事人，售货员和顾客，这种种关系间，都会牵涉到说谎。

说谎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特征，若是能对说谎多加了解，会有助于熟知人事。有些人听了这话，也许会不寒而

栗，因为他们认为说谎是坏事。我的观点却有所不同，在任何人际关系中，一定会有谎言发生，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也不敢断言每个谎言都可能揭穿。以劝戒为宗旨的专栏作家兰姐诗劝告读者时，提出了一个观念，那就是真理可能会因为误用而成为威吓，造成残酷的痛苦。当然谎言也可能是残酷的，但并非所有的谎言都是残酷的。有些谎言是有利于他人，而不是自私的，当然这种谎言没有撒谎者所声称的那么多。有些社会关系就是要维持一些虚饰的假象才能继续发展下去，但是说谎的人却不能随便假定受骗的人希望上当。想拆穿谎言的人也不能随便就认为自己有权利揭穿每个谎言。有些谎话不会造成任何损害，甚至相当合乎人性。有时候揭穿谎言会使受骗的人蒙羞，甚至会牵连到第三者。但是这些问题都必须更加详细地讨论，而且要在许多其他问题都讨论过之后才讨论。开始时，我们先得给说谎下个定义，然后要叙述一下两种说谎的基本形态，最后是两种欺骗的迹象。

第二章 谎话、漏洞、欺骗的迹象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辞职8年之后仍然否认曾经说谎，不过倒承认，他也跟别的政客一样隐瞒了实情。当时他必须赢得选举，继续连任总统。尼克松说：“你不能随便道出你对这个人或那个人的看法，因为你有一天可能要用到这个人……你不能随便说出对某个国家领袖的意见，因为你将来可能要跟这些人打交道。”尼克松自认为没有说实话是正当的，所以就避免用“说谎”这个字眼，除了尼克松以外，其他人也常常这么做。《牛津英语字典》说得好：“现代的法中，‘说谎’这个字眼通常具有强烈的、道德上的指责意味。在一般礼貌的谈话中，都加以避免，‘说谎’的同意字‘虚假’和‘不真实’，可以用来代替‘说谎’这个字眼，听起来就委婉多了。”如果你不喜欢一个不真诚的人，你可以很容易称呼他为说谎者。但是，如果你喜欢而且仰慕一个人，就算他不真诚，你也很难称他为说谎者。水门事件以前许多年，尼克松告诉民主党的对手，他给说谎的人下了个简明扼要的评语——“你会向这个人买辆二手货汽车吗？”——尼克松善于掩饰和伪装，共和党中仰慕尼克松的人都赞扬他是老谋深算的政治睿智者。

不过，这些问题是和说谎或欺骗的定义无关的。本书中，“说谎”（lying）和“欺骗”（deceit）这两个字是可以互相通用的。举个例子来说，许多人不自觉地说出假话，